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征文选登

往事钩沉

病房里的笑声

范永祥

最近我87岁的母亲患神经性偏头痛，住进陕西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在住院部七天，与同病室两个60多岁的病友相处很好，一个乡村教师，一位附近农民。他们一有时间就拉家常，病室闲谈经常一片笑声，都说：社会主义好，农民有医保；种粮不交税，每亩有补贴；农民六十岁，还领养老金。上下五千年，哪来这好事？感谢党中央，一心为人民。

乡村教师张老师脸上局部麻木，一年要住几次医院，她笑颜开，有时吐字不清，但话语不停，莫说那种地没指望，皇粮农税不再收……《喜耕田的故事》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歌这样唱。现在，国家出台的惠农政策越来越好，让农民真正得到实惠，种粮不交税还有补贴。

在住院部的阳台上，我听到有几位陪床的农民兄弟议论：从2016年开始国家将种粮直补、农资综合和良种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分为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所有种地农民）和粮食适度规模经营补贴（种粮大户），补贴标准大概在30—230元/亩之间，一般在上半年就直接发到卡里。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只要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都可以申请农机补贴，单机补贴额一般不超过5万元。

近几年国家继续实行小麦最低收购



价政策。生产的小麦（三等）最低收购价格每50千克118元。

家住附近农村的病友杨女士在除草时突发轻微中风，腿有麻木，后经过治疗好转了。在病房里，她几次谈起：生活在农村的农民，每天辛勤地劳作，用勤劳的双手耕耘着自己的一片天地，收入并不高，辛苦一辈子养老还成为难题。接着她愉悦地说：现在对农民60岁以上老人领取养老金已经实行好几年了，这是国家对农民很好的生活福利，虽然钱不多，但也可以基本维持生活，也能为家庭减轻一些负担。让农民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我要为国家的养老金政策点个赞！

“新农合”政策的实行，农民更是如登春台、欢天喜地。谈起这个话题，大家更是扬眉吐气。“新农合”全称叫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指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在保障农民获得基本卫生服务、缓解农民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门诊补偿、住院补偿以及大病三部分补偿，为农民看病提供了很多便利，使更多的人享受到更好的医疗待遇。

以前没有“新农合”时，农民看病是个难题，尤其是一些大病，甚至能让一家人倾家荡产。“新农合”的出现有效缓解了

农村人看病难的问题，而且农民享受到的医疗保障范围也不断扩大。随着农改社，农民也能和城里人一样享受到城镇医疗保险待遇，报销额度也会相应提高。

这次我就有深刻体会。我1983年7月转业到宝钢后，母亲医保就放在我的名下，但在上海看病可以报50%。她一直在陕西老家农村，看病门诊住院全是自费。这次在咸阳住院七天，自己先交所有费用，出院结账，等天拿到出院小结和病历，顺便到医院“新农合”窗口报销，基础费用2000元，2000元以上部分，“新农合”报销65%，上不封顶。

同病房的乡村教师张老师是先一天出院，她是教师，住院基础费用也是自己出2000元，以后所有费用全报销，但住院有限额天数，花够一定费用后就得出院，要看病重新住院。

两者比较，公务员和农民的医疗保障虽有差别，但差别不大。推荐我母亲到这家医院看病的初中同学老李说，以前经常讲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时，要消灭城市与农村、工人和农民、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差别。解放七十年，生活大变化。工农有医保，差别在缩小。只要身体棒，夕阳无限好。

在医院的病房里，大家共同赞美新中国，庆祝70年来社会发展好，共同祝愿早日康复，继续享受幸福生活。

璞玉

东方笑纳

玉大爷，姓陈名士玉，大我十三岁。看大名，望文生义，就会想到“如花似玉”、“温润如玉”什么的。我这位玉大爷皮肤黧黑，长脸暴眼，粗短身材，站在那就像个铁墩儿，可没有“美玉”的感觉。

玉大爷嗓子眼粗，吼一声，十几步开外的咸菜坛子嗡嗡作响。他脾气火爆，谁要是不晓得好丑和他硬杠，小心吃他的拳头溜子。谁家小孩叫哇哇哇止不住哭，大人就猫叫一声“陈士玉来了”！小孩立马呼噜一下咽了口水鼻涕，没声了。

四五十年前，庄户人家翻房子，买不起砖瓦，都是泥墙草盖，到长满茅草根的低洼处挖泥块，再一块块垒起，每块都有低二三百斤重。谁家翻屋造舍，都少不了玉大爷，他挑棉花、棒头拐子（玉米），每担二百多斤。是队上一等一的男劳力。

冬天里，庄稼地没活，男人们就到谷场上“斗鸡”，相隔两丈左右，对站着七八个人，一声开始，各自端起一条腿，朝对方踢去，哐啷当啷，一阵风烟，满地翻滚，玉大爷威武地矗着。

玉大爷是我少时心中的英雄，有了玉大爷，与玩伴变仇，打架便有了底气。

跟玉大爷相处，摸准了他的脾性，顺毛捋，便得他的实惠。他为人仗义，乐施好助，谁家有困难，吱一声，一准来。我父亲做理发手艺，母亲身体不好，兄弟姊妹年少力薄，遇到重活，他不请自到。他知道我家生计窘困，一年也吃不了几顿肉，干完活，说声还有事，披了黑油油的白衬衣走了。

记得那年，我家到百十里外的盐城装石灰，玉大爷和我父子，吃住在逼仄的水泥船上，三天三夜。秋水长天，夜寒风冷，玉大爷吼一嗓子何叫天的杨六郎，惊起一行栖鸟，槽声欹欹乃，播出了温暖的太阳！

玉大爷也曾做过“官”——贫协主任，队上有些“大事”必有他参议，按手印。他是社员们选上去的，为大伙儿说话，那是一点也不含糊，即使喝了队长的酒，不行还是不行！

几十年前劳心劳力干一年，还有不少人倒欠队上几十、几百块，做个丢人现

眼的“超支户”。活儿累日子苦，心里憋屈就找“出气筒”。小孩拔了瓜秧，狗儿叼了鸡仔……看起来“芝麻绿豆”的事，又都是沾亲带故的，可吵起来没好言，打起来没好拳，吵得昏天黑地，就有人想到“黑脸包公”——玉大爷，别看他不会断文识字，可心明如镜，一团乱麻三下两下扯出头绪来，截住要害儿连唬带骂。到这时候，错了的赶紧认错，得礼的也要让人。电闪雷鸣，雨过天晴。

我1976年离乡出远门，当兵、读书。1980年暑假回家探亲，玉大爷来了，我正在小锅屋择豆，赶紧对小妹说：搬个叭叭狗（小凳子）来，接根烟把大爷吃。玉大爷看我离乡四五年，还是一口乡音土话，一嗓子哈哈，笑得鸡飞鸭跳！他瞧不起那种出去混两年，说话南腔北调的人。他尖起嘴巴学道：“先给你一支，然后给你一包。”我们都知那个“孙子给爷爷发香烟”的典故，笑岔了气。

中午，玉大爷喝了一瓶白酒，说了一大堆话，都忘了，第一次看他流泪，稀里哗啦的，记住了。

此后不几年，我就将父母的家搬到了县城，两地相距五十里地，与玉大爷见面不多了。他的一儿一女，也离家到县城打工做生意了。谁回去看他，金子、银子没眼瞧，烟酒是必带的，除非你皮骨痒，招骂。玉大爷一直守着几亩地和我心中的故乡。

玉大爷吃过很多苦，落下很多病，苦尽甘来，还是那样的“野蛮生活”，有时一天三顿酒，没人敢劝，劝也没用。

前年，半夜里胃出血，吐了一盆子，幸亏及时送医院，才捡回一条命。医生关照说：“再也不能喝酒了，再喝就没了！”玉大爷马上瞪起了“牛眼”，黑了脸。后来主任来查房，主任说：“病好了后，少喝点！”玉大爷很开心，逢人就讲：主任有水平！

去年十月，玉大爷走了，七十四岁。七十四年的风霜雨雪，人世沧桑，没有磨平、雕琢掉他的棱角，他一直做着他自己。

玉大爷，还是块璞玉！

人在旅途

情爱满人间

曹智堂

今年外孙女欣悦初中毕业，被一所理想的高中录取了，自然全家三代都十分高兴。八月中旬女几邀我们两人与她一起陪同欣悦到塞外草原旅游，放松心情。我们欣然同行。

在坝上草原的骑马场上，我们团组的一位年轻妈妈与她的十岁女孩各骑一匹高头骏马一前一后欢快地奔驰着。尽管骑马场游人众多场面有些杂乱，但年轻妈妈与小女童的互相嬉戏追逐的欢乐情景还是引人注目。回到大客车上，我问那位小女孩：“骑这么高大的骏马奔跑，你不害怕吗？”小女孩瞪大眼睛回答说：“不害怕，妈妈在边上呢。”那位年轻妈妈告诉我，尽管她年龄还小，但我们已经带着她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国外也去过好几个地方了。后来，我了解到我们团组的孩子们几乎每一位都由其父母带着到过国内外很多旅游胜地，更使我惊奇的是这些孩子英语水平都很了得。在攀爬司马台长

城制高点时，我又看到了那位十岁的小女孩。近45度的古长城遗迹，异常峻险，群山环绕，气象万千，登临其上，使人有豁然开朗的感觉，但因地势过于峻险，攀登上来的人为数不多，可这位小姑娘却在最高处神情自若地与母亲一起照相留念。下坡途就更险了，有几位年轻人是倒爬着下来的。这时，有一群意大利学生坐在地上休息，这位小姑娘竟然用流利的英语与他们交流起来。“Hello, How are you. Where are you from?” “And enjoy yourself here?” 一会儿，我们团组的其他几位小朋友也参与进来了，场面颇为热闹。这也使我大为惊喜和感慨：这不就是我童年时代的理想吗？

短短十来天的塞外之旅，我感受到了满满的爱：大家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无限热爱，整个团组父母对子女的体贴爱护，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关爱和协助。真正是情爱满人间！

下棋。我父亲因为熟读史书，记忆力好，口才又佳，便成了说书先生，《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一部接着一部，引得大人小孩围坐一团，久久不愿离去。同学徐兰家位于古镇中心，用今天的话来讲地段优越，于是又成了一个“集会中心”。大家喜欢一种叫“四国大战”的军棋，两两组合，捉对厮杀，赢家摆擂，输者淘汰。徐兰的父亲祖籍宁波，是市区一家大饭店的主厨，做出的点心香气扑鼻。她母亲也很好客，常常把水井里冰镇了一天的酸梅汤端出来让大家享用。大家都愿意去“集会中心”，因为那里不仅好玩，而且还有好吃的。

春天到了，小镇的居民喜欢踏青。那个年代没有充足的物质供应，郊游也不远行，几个兄弟姐妹相聚，拿出各家自制的草头塌饼、酒酿米糕等，寻一块静谧的草地，席地而坐，随意取食，在宜人的春风拂下感受春天的气息。七十年代月浦周边全是绿油油的农田，乡村气息浓郁，但大人们还是喜欢选择泥山露营地。因为那里有青翠的竹林，有密密的芦花摇曳。我们小孩子不愿意与大人在一起，往往另辟捷径，去山顶嬉游。这时男女不分，大家拿着特意准备的玻璃瓶，去抓野蜜蜂。野蜜蜂很狡猾，也很凶悍，稍有不慎，便有可能被蜂针刺到。每当有野蜜蜂钻进瓶子里成为孩子们的战利品，天真的微笑便会展现在我们的脸上……



动与静

①⑤ 刘庆林 摄 ② 马恩凯 摄
③ 周大为 摄 ④ 钱敬穆 摄

诗词咏怀

七律·攀登者

——致敬国家勋章获得者

远方

昼白不掩群星在，
无我之心气宇轩。
隐姓埋名于敏弹，
厥功至伟旭华潜。
杂交水稻隆平育，
抗疟青蒿诺奖颁。
更有青年兰家栋，
勋章熠熠写非凡。

注：“于敏弹”，指于敏突破氢弹技术；“旭华潜”，指黄旭华研制核潜艇技术；“隆平育”，指袁隆平培育成功超级杂交水稻；“诺奖颁”，指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医学奖；“青年兰家栋”，指张富清、李延年、申纪兰、孙家栋。

灯下漫笔

儿时的月浦老街

钱尧

的，不同的年级组又在不同的校区，奇怪的是教室的门全开在北面，这与江南地区普遍的门开在朝阳的地方全然相反。学校庭院深深，到处种植了粗壮的梧桐树，因为土地肥沃，加上校工护养得当，枝繁叶茂，树冠高大。夏天时教室内学生们书声朗朗，教室外蝉鸣声声，音量虽高昂，但悦耳不影响读书。下课的铃声一响，孩子们不分男女全冲出了教室，庭院里，树荫下，三三两两的扎成一堆。女生跳起了皮筋造起了房子（一种游戏），嘴里还配合着儿歌歌声；男生喜欢的是刮牌片打弹珠，有时候也会吵闹，但总能归于和平握手言欢。最早时操场还是泥地的，但很平整，操场没有围墙，除了供孩子们早操跑步升旗集合，还有他用，每年春秋两季，有几天是学校固定的运动会场地。操场除了学校外用，还是公共活动空间，镇子里的篮球比赛，还有隔一阶段便露天电影，常引得小镇万人空巷。操场最夸张的用途是在秋

季，镇里把耕牛交易会开在了学校。这一天学校放假，来自四乡八村的耕牛集中到了操场，明码标价，自由买卖。只见老黄牛们在主人的牵引下哞哞地叫着，小水牛则懒懒地蹲在老水牛身旁。我们小孩子喜欢小水牛，战战兢兢地窜行在牛群中，既好奇又胆怯。想要触摸却又害怕那条牛突发神经，顶着角朝自己冲来。一场交流会下来，操场上粪便满地，污迹斑斑，老师们往往需要花几天时间才能清理干净。

老街的夏天是一年中最热闹的。那个年代不要说空调，就是风扇也位列奢侈品。到了夜晚，农归回家的大人耐烦屋内的闷热，纷纷跑到了街面上。于是，老街出现了那个年代特有的风景：有躺椅的搬出椅子，有板凳的拿出板凳，什么也没有的干脆把木门卸了下来，两条长凳在底下搭一搭，大人小孩舒舒服服地在门板上睡了起来。马路上早已被热人入骨的凉凉的井水，路灯下，有居民在聊天，有居民在摇扇